





原件短缺

卷6-7

止園集卷八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奏疏

邪臣叢穢省垣洵污卿寺疏

題爲邪臣叢穢省垣洵污卿寺懇乞

聖明亟賜斥逐以風言路事臣惟世道之理亂則言路爲之階言路之正邪則當宁爲之的好直而登庸皆耿諒則直者進矣上好佞而崇獎皆回適則佞者進矣此所關於理亂匪細故也我皇上乾斷離明詢嘉納讜考選一下持皂囊執白簡

者一朝而彙征七十餘人豈非選衆舉直之盛際乎哉而上方闢虞舜之門下且眩楊朱之路則以耿諒者未必庸而回適者日益崇也苟非性忠義其誰不悅賞畏罪同流合汚

皇上所以開言路維世道者固如是乎則今日之最號儉邪亟宜斥逐者無如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而原任都給事姚文蔚邵庶又其羽翼也臣請得畧舉而直言之謹按治則立心陰險賦性脂韋三遷盤踞天垣四載躡躋都諫黨邪害正露於一彈輕躁以佐爭而息爭大啓滄訾之釁

設械藏機逞於數疏忿叟以逢怒而激怒密叅排陷之謀至於爰立廷推當先保任從來但有執政庇私人未有私人薦執政者從來私人但有護法於旣用之後未有效力於未點之先者有之自治則始可謂廉耻盡喪名節若掃矣故其依附權門把持銓政蔑視憲典恣意橫行如金吾經歷司萬章治則之妻父也赤脚白丁裾牛襟馬未經一卯之點徑授七品之官囑託選郎朦朧超取七十二衛之戎幕無不驚疑何其敢於壞

皇上銓除之大典乎臨安教諭李應徵治則之歿友也談詩賣價說事過贓久淹癸卯之鄉科繆稱癸未之副榜驅使儀郎含糊起送二十五年之故牘無可稽查何其敢於壞

皇上制舉之大典乎桐鄉知縣須之彥治則之賄交也起復赴部徧拜門生捆載來京鑽求陞轉而以一省三任之淺資駕四年八月之深俸大推咨訪依然虛冒開單旣經摘發僅批暫不入訪胡爲者也顯係徇私誰令作弊何其敢於壞

皇上徵選之大典乎忻州知州楊維嶽治則之同邑周親也閩多狼籍晉更鴟張而以屢推不下之陳人待三載大明之幽黜吞舟漏網治則力爲之主持而貴州僉事之擢取之如攜何其敢於壞

皇上考察之大典乎揚州知府朱錦治則之同年密契也大著貪聲畧無善狀而以二十副之金蓋求二千石之玉成私覲承筐治則親爲之介紹而潁州兵道之推應之如響何其敢於壞

皇上陞遷之大典乎此皆形跡較著耳目昭彰非但風聞難逃天鑒他如索詐李茂業襲廕二千金

上國集 卷八
三
誑分萬邦爭謀缺三千金濫受莊安世蔡光宗
等贊見數千百金已極貪污姑云曖昧臣且未
敢毛舉以滋展辨也姚文蔚自請外轉未泯良
心媚竈網繆任人笑罵業已膽落於溫御史矣
而覲顏十年藉口三考以踵留罔之故步徑實
不較捷乎若傳會楚事撓亂察典承風望指奚
啻慕羶其可羞又孰甚也邵庶鈴束建言大千
清議杜門愧遁避人譏抨業已心折於李主事
矣而復玷掖庭皈依政府以竊同榜之末光墻
壁不愈堅乎若祈求雨澤申飭科場累牘連章

真如嚼蠟其可鄙又孰甚也此輩宜投濁流久
塵華貫大涓國是不厭輿情今且需次京卿旅
登臚仕視彼直言賈罪黜陟星淵雖當事借此
以勵將來之首功風同事之後進而人心未死
直道猶存安得令其偃然九列而已乎抑臣因
是而益痛政本之難清也

皇上三十載以前柄國者剛愎倒持權將威作惟時
科臣陳三謨效鷹犬於私門萬曆十五年之際
繼亂者柔奸陰蝕政以賄成惟時科臣陳與郊
奮豺狼於當道年來密勿傳心樞機得竅剛柔

互用操縱深藏而陳陳相因復生治則皆首垣
皆浙產也水源木本波流茅靡又有如蔚如庶
者左挈右提前呼後應逢迎播弄實繁有徒蓋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而開誠布公之道塞潛移
大柄必自小人矣國欲治可得乎臣以樸簌豎
儒荷蒙

恩擢進身不易緘口何難因思言路多岐悞人非
淺倘不早分忠佞洞判從違而徒參伍兩端條
陳數款擇利避害吐剛茹柔其於全身保祿計
甚便也如負國恩慚庭訓何哉臣義在觸邪心

期報

主不畏彊禦直剖愚誠伏乞

皇上博詢公論俯採狂言逆斥三尸投畀四裔庶幾

言路可風世道攸賴臣雖隕首亦無所恨矣

政本難清奸萌宜杜疏

題爲政本難清奸萌宜杜懇乞

聖明懲前慮後任賢去邪以保萬世太平事臣聞人

主之職在論相則眷求一德者計安社稷之要

圖又聞相道得而萬國理則撫綏兆民者慎簡

端揆爲首務自古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此安

危之大較也始得人而以匪人繼之則治而復
亂始不得人而以正人繼之則亂而復治此倚
伏之大機也甚濁必有徐清極亂豈無反治卽
就濁之一塗或源流之未合故雖亂以數世亦
洗濯之可需未有姦權遞續先盤不拔之根淫
比交乘復衍難圖之蔓澄清何自致治無期如
今日者也項者臣首疏糾邪欲除醜類未言政
本未罄愚忠蓋以善搏虎者須急剪其爪牙善
治病者必漸疏其腠理臣尚有探本澄源之論
請不避斧鉞一畢陳之夫

皇上御曆以來迭更數相忠邪之辨

聖鑒自明往復之因已事可按也高拱一去張居正
代之居正一歿張四維代之居正盡易拱之舊
絃四維力挽居正之往轍一番改革一番作用
峭覈者各有所挾以自騁旋轉者必有所樹以
自新前之所擯後必徵庸彼之所收此必竄逐
是以臣父中行疏植綱常首忤居正受杖於丁
丑之歲

賜環於癸未之年固

廟堂特加甄錄之

殊恩亦密勿不相授受之左驗也自申時行王錫爵鑒政府相夷之禍締權門互結之緣秘訣彌工深心莫測前人救世匡時之政雖至大如邊防國計盡掃之而不疑前人專權怙勢之謀雖至公如上第魏科明攫之而無忌苞苴括四方之賂賂禁錮銷一世之賢材居寵不危投閒復起視昔高拱張居正斯已精矣乃今沈一貫朱賡抑又甚焉朝廷都邑無一事不敗壞而問於敗壞中偶舉一二行之壞者以爲主過行者以爲已功也卿貳庶僚無一人不困抑而問於

困抑中稍舉一二用之用者以爲已恩困者以爲

爲
主怨也忍情於甲必逞憾於乙示迹於東必匿影於西雖其變幻百端總之閉塞一法再歷年紀四更揆席機關忽破粉飾徒勞保舉作相者頌言前輩之提攜處分叅人者顯庇私門之廝養舉朝共憤衆口同聲而賡屢疏控辭畧無悔悟但諉咎於造物聊致慨於命窮畫地指天粧聾做啞不思自作之孽難活天道之報好還而猥云莫知其然順受其止適相湊泊若有安排嗟

嗟賡也天實厭之豈猶志考選之悞下而深恨
彌縫之無及乎

皇上雖有惻然之心輔臣必無覩焉之理臣於賡復
何言哉惟是付託尚難湊手曲折殊費苦心緊
接宜精旁求孰肖或久困之似當世之無意於
斯人而俟之苦塊之後或深藏之似斯人之無
意於當世而拔之蒲團之中說者謂座主復推
座主門生復及門生誠爲篤論而浙人又繼浙
人榜首又傳榜首尤屬真詮相種無窮時事可
知矣臣嘗讀宋史丞相賈似道史彌遠韓侂胄

越州相繼宋祚遂移試觀今日之端揆宛似曩
時之覆局規隨畫一授守堅凝但求門戶之無
虞不顧國家之有害臣謂當此時生此地褒然
出類詎曰無人惟是一意養恬真心逃墨十年
胄教果能無憫於阨窮七覺禪修及早解官以
自便庶幾永終令譽稍息煩言不然卽內借

宸批之特降外資諛口以扶同羣起譁攻昌言直
詆卽欲如李廷機之僂得暫竊且不可得也術
已漸窮計將安在寧不爲之寒心哉臣知此言
一出觸犯忌諱摘發隱微若謂逆料其不然實

欲預防其未發夫賡之應召而起也亦嘗跡遜
於稽山而任天下國家者豈真抱膝長吟之諸
葛廷機之宿名於官也自謂介嚴於莘野而禍
子孫黎民者必是弊衣垢面之荆公蓋惟虛名
最能惑人亦惟虛名最能蠹國若彼輿論共棄
彈墨久騰如全天叙周應賓陳之龍輩又不足
汚_臣之齒頰矣伏乞

皇上洞燭姦計獨操爰立之大權更願輔臣盡撤陰
私速圖長往之善策則政本一清太平可保實
國家有道之基而社稷無疆之福也

奸萌宜杜清議忽淆疏

題爲奸萌宜杜清議忽淆懇乞

聖明亟賜裁斷以定國是事_臣聞正士之匡人國也
心常合而言未始不同邪類之乘人隙也機甚
深而萌不可不杜昨者言路大開公車交牘始
而一二彈射不過三四渠魁廼廟堂之

宸斷久稽致臺省之公憤愈結旁搜餘黨波及多
人有疵必求無隱不別說者謂邪正極辨之朝
不無黑白太分之過然卒未有指清爲黑詆正
爲邪以我風裁受人指使者此不惟公論難枉

而亦臣義所不敢出也議之不同自朱國禎被
論始而今陶望齡方從哲又見爲寃矣夫國禎
被言之由彭端吾發言之故張邦俊互証之意
科臣胡應台臺臣劉國縉筆筆言之無容復贅
若望齡從哲臣實先抉其竅猶未直指其名繼
而侯執蒲彭惟成復申言之且舉范汝梓葉大
受爲証雖未諒臣隱而不發之意業已罄臣啓
而未竟之詞臣方幸輿論之僉同不虞管見之
未確也夫望齡素號清恬從哲頗稱溫厚誰不
知之卽臣原疏亦望其褒然出類令譽永終未

嘗毛舉顯斥以傷雅道惟是一貫之傳必需兩
浙當從哲居憂之始有遲我子明十年作相之
嗟及望齡請告之時有淮以新銜在籍調理之
旨而朱賡復對人曰我衙門不論品級司成卽可
拜相人言籍籍其說愈長故從哲而不守制也
密勿秘授必在李廷機之先望齡而果從禪也
山林靜修當在黃輝之後臣實開以善後之圖
而非沮其向前之路也且聞去歲朱賡持臣之
揭爽然自失痰厥徹夜手顫移時或亦扼其精
神命脉之微而得于牝牡驪黃之外乎總之人

品不同有如其面意見不一各宣其心員言未必中魔互証豈須逆詐誠恐此說一倡小人乘之必有爲陳治則訟寃喻安性解嘲者此不可不深慮也伏乞

皇上特賜折衷早爲裁處煩言旣息眞品自呈舊染者咸與以維新陰柔者暫令其退聽不但世道永清而黨禍且潛消矣至于觸權忤世之人宜稍寬其月旦曖昧羅織之事難盡託于風聞此又言路諸臣所當各遠嫌疑共存忠厚者也統惟

聖明垂鑒

清議忽淆邪氛愈熾疏

題爲清議忽淆邪氛愈熾再懇乾斷剪除以遏亂萌以延國脉事臣愚叨沐恩寵已經三世耳聞目擊旣久且眞其于權奸遞引之脉凡有知見不敢不陳今奉簡命越在九邊望日瞻天雖疎且逖其于邪正貞勝之勢凡有關係不敢不陳此皆臣矢竭血誠報答

皇上之職分也昨甫入境聞南科給事中段然劉時俊疏叅諭德顧天峻李騰芳而因爲方從哲陶

望齡朱國禎伸辨臣謂意見不同何妨互証議

論不一安用交爭止具疏自明前說之無他以

待公論之徐定乃未幾而周達張養正汪懷德

金士衡之疏聯翩至矣千描萬寫總是沿襲段

然劉時俊之唾餘一唱百和無非護持沈一貫

朱賡之氣脉臣不覺髮豎眦裂扼腕拊心而嘆

曰有是哉羣奸之鼓煽邪說愈引愈長而橫擊

正人不勝不止也臣素秉慙直偶觸權奸卽有

披陳何足比數段然強贊臣以風生白筆豔慕

丰采臣實耻之乃科臣胡應台彭惟成臺臣彭

端吾侯執蒲徐鑿皆所謂力持清議不隨流俗

者也今于應台謂之顛倒矣惟成謂之失言矣

端吾謂之誤聞矣執蒲與鑿槩謂之指使驅除

矣豈輦轂之下六科十三道皆無耳目而惟南

中諸臣鑑空衡平氣求聲應耶此臣之所未解

也臣請先數方從哲陶望齡朱國禎之實事而

後及段然劉時俊之陰謀可乎李廷機爲沈一

貫門生而陶望齡又爲廷機門生引用廷機專

爲望齡地也臣前疏所謂門生復及門生者此

也朱賡爲從哲座主而從哲又爲顧起元座主

屬意從哲將爲起元地也臣前疏所謂座主復推座主者此也望齡心計甚精一貫機關甚巧欲拔望齡爲己丑領袖而論資在吳道南之後論官在劉曰寧之後提挈如意步驟逆施請急先歸旋推祭酒以陪壓正忽而超道南矣以北壓南忽而超曰寧矣此可謂之恬淡而惟佛肸蔡京之罪耶國禎文學聲價遠遜二臣飾詐盜名如出一轍臣昨歲南歸國禎北上道路誼傳謂其到處艤舟逢人寄柬及讀彭端吾彈疏語語逼真又讀國禎辨揭事事承認不覺絕倒乃

其揭云無疏突然有疏又突然再疏吾鄉貴人之號豈可以對明廷循聲搜浙之言安可以誣公論至云借西臺之疏溢浙奇峯語尤險怪國禎之明暗邪正大都見矣至于詞林轉官有定序而國禎以丁酉授官歲月未幾遂躋論德何其資在乙未之下而超擢壬辰之上乎詞林投刺有定體而國禎于吳越平交年齒相若槩用侍教何其欲要不虞之譽而過爲非禮之恭乎以陳之龍之酒友而妄託劉曰寧之素交以沈一貫之腹心而強稱沈鯉之氣類僕僕舟車紛

紛竿牘牢籠一世攀附諸賢則何益矣此可謂
之侃直而非陰陽反覆之人耶至如沈淮爭館
選而傾親弟先年沈演遍訴長安侵公費而害
同官去歲周如砥貽書胄監是又久玷清華無
煩白簡者矣諸臣皆係浙產竝託權門臣前疏
所謂浙人復繼浙人者此也雖然段然劉時俊
之論天堦騰芳也意不在天堦騰芳也其辨從
哲望齡國禎也意不在從哲望齡國禎也段然
楚人陰險狠傲久爲楚中正直大臣所不齒而
奇寃將白宿憾未伸故先舉其素所厚善者一

掃除之爲滅虢覆楚之計而反借言蘇脉以張
彌天之網遷怒楚友以倒前途之戈又何其與
子瑕伯玉盜姬柳下之說自相矛盾乎權門醜
類實繁有徒惟借一二負虛名者以自解釋段
然之疏一出羣小無不鼓掌彈冠且以陳治則
姚文蔚等目之爲外賊視之爲小恙業已爲戎
首未滅則雖明攻奸輔而暗保奸輔之私人其
誰信之說者謂王錫爵勃勃欲出殺機已動段
然輩改心易面執贄投降而又以望齡禪修之
密友從哲囑付之門生牽挽而播弄之遂欲抹

殺昌言掀翻公論嗟嗟段然輩自爲爵祿計則
得矣爲奸輔門戶衣鉢計則善矣其如流毒善
類貽禍國家何哉臣新從南來頗知此中關節
若有忌諱不一吐露誰復爲

皇上破陰謀而消隱禍者至謂開門引賊自北而南
建鼓求子因此及彼臣終欲存厚道而未敢斥
言也伏惟

聖明乾斷

科臣直彈閹豎曲護權奸疏

題爲科臣直彈閹豎曲護權奸持論似正苦愚意臣
測謹豫折互糾以消禍本事臣愚世受國恩天
賦庭直觸邪指佞有死無二項見省臺文章論
列輔臣朱賡奸狀不下七十餘疏昌言不諱公
論大明方幸

祖宗有靈正直在位惟是吏科給事中喻安性深
藏弗露容默有餘冀香火之保全憂老成之凋
謝心竊疑之昨忽見其直言抗疏彈劾巨璫心
竊壯之而向之疑終有不能釋者何也揆地之
患正不在廢弛官府之患正不在睽隔政本之
患正不在旁落輔臣之患正不在人之無忌憚

而科臣之持論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陽爲直而陰爲佞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夫成敬之欺肆貪婪假借威福一丁不識三宥是營科臣摘發具見風裁獨不思敬之貪婪從何而入敬之威福從何而出則敬之罪卽賡之罪也試考皇上御極以來闔豎之奸貪莫如馮保然必有張居正而後有馮保狡橫莫如張誠然必有申時行而後有張誠今日朱賡之擅權滴水不漏太阿倒持而又以操縱託之於廢弛以交通託之於睽隔以獨擅託之於旁落以無嫌疑託之於無

忌憚故賡之自命不曰權臣而曰庸臣科臣之命賡亦不曰權臣而曰身辱望輕支離委頓若以爲乞靈於司禮求通一線而不可得抑何其善描寫庸之精神而巧脫卸權奸之罪惡也此臣之不能爲安性解也夫敬之掌監未及一年賡之柄國已經七載今日之貪婪敬爲藪而前日之賄賂其一網無遺者誰也今日之威福敬爲政而前日之專恣其肆行無忌者誰也賡實張羅誰收漁利賡實煬竈誰使熏灼恐安性亦不能爲賡解也蓋諸臣爲國擊奸專有所注以

衆力攻之而不足安性爲奸卸禍旁有所及以一豎當之而有餘豈不謂指斥貂璫名正言順衆人之所不得糾而不知護持權相言是意非常情之所不可測故臣謂成敬之罪必不可逭朱賡之奸必不可容而安性之陰邪黨附必不可不預折其萌此臣之所以必不能已於言也嗟嗟日來之附權亦最巧矣李廷機之專擅遣官說謊罔

上劄付見在証據已明乃附之者不曰擅權而曰任事不曰專恣欺罔而曰輕舉妄動衆方謂廷機之宜去而彼獨謂

皇上之當留豈救下方新之時尚羞保舉糾彈已倦之日猶藉攀援借輕罪以釋重辜假窮治以爲保任此臣之所謂巧也竊痛彼曹不復有人心矣臣與科臣同咨並進豈不願協恭和衷相安師濟之列共事堯舜之君乃邪正消長在此一關不暇爲政本慮安危先爲世道憂否泰又何忍見邪說之橫行公論之漸晦也伏覩憲綱一欸科道官不公不法許其互相糾舉又聞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昧心塗面借事

庶奸衆共唾之不與齒科臣胡應台有成言矣
臣忠惟報

主義當減親自合互糾豈容反顧雖觸機穿伏斧
鑕亦所甘心不然惟有披髮入山不能復與彼
曹比肩並立於混濁之世矣臣無任忠憤激切
之至

邊餉久虧軍情可慮疏

題爲邊餉久虧軍情可慮懇乞

聖明亟勅計臣從實條對從長設處以杜欺冒以救
危亂事臣聞天下之事勢有緩有急有虛有實

而其最急不容緩圖者邊防也最實不容虛冒
者邊餉也天下之情形有苦有樂有常有變而
其最苦不能樂生者邊軍也最變不可常測者
邊釁也要之劑緩急覈虛實均苦樂察常變皆
詳定於

昭代之經制而萃責於計臣之身故一歲錢穀之
數問之司農司農而不知有不可知者矣九邊
盈耗之原繇於主餉主餉而不任無復能任者
矣年來帑藏空虛邊儲積欠在在告急處處岌
危諸臣業已備言而臣新奉簡書將按宣大則

宣大之事尤臣之所宜言昨見宣府巡撫連標有疏請查錢糧而

皇上不報大同巡撫霍鵬有疏請發軍餉而

皇上不報宣大總督馬鳴鑾有疏請亟發年例銀兩而

皇上又不報夫

皇上之不報豈其慮弛邊防而以詰戎振武爲泄泄耶無亦謂持籌主計自有任其責者誰司儲峙而令耗蠹也此非戶部尚書趙世卿之任乎昨見戶科給事中韓光祜有疏論其職守宜明而

世卿不應給事中顧士奇有疏論其職掌已廢而世卿不應御史史學遷有疏論其糜費金錢塗飾書冊而世卿又不應臣不覺仰屋而嘆曰皇上靜攝宮中念周天下而爲大臣者不能爲

皇上分宵旰之憂圖長久之策乃欲借憂讒畏譏之名脫耗財空國之罪則將焉用彼臣哉夫邊軍之枵腹非可以塵飯塗羹求克一飽也邊餉之燃眉非可以虛文空券聊解一面也據計臣之冊內開自隆慶五年至今三十五年多用額餉銀五千一百二十六萬有奇據科臣之疏內開

自萬曆三十一年至今三十五年多增額餉銀八十五萬二千九百有奇據各撫臣之疏內開宣府一鎮自萬曆二十七年至今三十五年扣去額餉銀一十三萬借發該鎮庫銀十萬九千一百有奇又扣留鹽課銀三十三萬九千七百有奇拖欠京運銀七十七萬有奇大同一鎮自隆慶五年至今三十五年少發軍餉銀三百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三十五六年未解年例銀四十五萬八千六百有奇夫計臣方謂浮於額之外而撫臣乃謂縮於額之中撫臣方謂匱

乏已極苦於解發之不前而計臣乃謂缺欠無多嫌於責備之太過不惟意指相左抑且盈縮相懸孰公孰私或真或偽臣且未敢置喙第爲世卿前日之計何不明白條列某鎮增兵若干某鎮增餉若干俾所浮之額按數可稽而虛實不得相冒也爲世卿今日之計又何不委曲設處某項應補若干某處應借若干俾所欠之額刻期可領而緩急猶得相濟也不然徒督責于外解之來旣無術以縮地徒跂望于內帑之發詎有力以回天出者用如泥沙旣支銷之不確

入者筭及銖兩欲聚歛以何爲出而未入者不能執奏于宣索之無經入而不出者安用乞靈于緘滕之已固臣嘗詢之該部司官謂各鎮兵餉原無增加見刊書冊殊多舛謬或將影射別項以爲支吾或將檢舉公罪以爲解釋則奈何以朝廷之大計爲戲而視內外之諸臣爲聾瞶乎臣故謂世卿之身名宜保而國家之命脉尤宜培也世卿之痰疾宜療而軍民之病痛尤宜軫也世卿之盈滿宜戒而府庫之空虛尤宜補也世卿之阿承比附逢迎在心曲可謂夢想所

不到而錢糧之有無多寡開載在冊籍不可謂曖昧而難明也世卿夙負時名臣於世卿雅稱世誼人言籍籍謂其厭薄錢穀覬覦銓憲臣何敢隨聲億逆望影吹求惟是戰欵機宜闕兩慎之安危寧爲臣之職掌而錢糧缺乏之係三軍之生死尤爲臣之隱憂世卿而猶不忘桑土之計則補苴罅漏或暫抹危急于目前世卿而必欲爲首丘之謀則備細開銷亦可免禍患于身後且官吏具在文卷足徵年月雖遙頃刻可辨世卿亦何憚不爲明白正大之舉而猶置身於冥

冥之中藉口于悠悠之論哉此正臣之忠于世
卿而亦循職陳言之常分也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亟勅施行則經制大定欺冒永清兩
鎮之危亂可弭九邊之封守益固而

皇上萬年金湯之業若泰山而四維之矣

宗社幸甚疆場幸甚

憲地空虛賢塗壅塞疏

題爲憲地空虛可慮賢塗壅塞宜疏懇乞

聖明自爲社稷蚤計事臣聞天下之治維之者法輔
之者人而都察院爲法紀之總持於九卿稱獨

座考選爲人材之會萃每間歲而一行帝王所

以奏澄清之理操磨礪之權此法此人也頃者

大推諸臣先後鱗集苦于壅塞而總憲三堂長

貳咸缺又患其空虛臺省懇請之章舌敝頽禿

至閣臣揭請數四辭愈危而心綦苦矣此何待

於臣之言而臣之職掌亦有可得而言者臣最

不肖叨役巡方自矢激揚不辭勞怨有言必盡

而詞多不能達意無弊不剔而力或未能從心

因是而知治非法不肅法非人不行也然臣所

效者一官耳上之總其綱者賴有都御史而今

何如也臣所任者一載耳後之繼其事者賴有衆御史而今又何如也臣差將竣例應報滿不知報於何人例應請代不知代以何人大閱已完其有稽覈盤驗之事不知於何質成大計已迫其有賢否殿最之冊不知於何投遞此皆臣之所懼也且臣碌碌秘省毫無短長猶以積俸蒙恩簡拔而諸臣或先臣舉或與臣同舉奔走風塵竭蹶簿書勞苦視臣不啻百倍又皆循良卓異屢經薦揚今猶旅食都門寄空名於郎署此又臣之所愧也夫

皇上之所以遲留不決空者任其空塞者任其塞豈謂爵祿可以縻人乎不然也官猶膩也始嘗之則旨終染之則羶近日被論諸臣佗條無聊掛冠而去雖有降謫閒住之罰嚴禁之而不止儻其見幾而作所全實多乃知士節難隳其畏清議尤甚於愛爵祿也又豈謂沮抑可以禁言乎不然也言猶水也漸疏之則平久壅之則潰近日言責諸臣議論稍煩扣闈而諍雖有水火矛盾之形務吐之而後息要亦積久而潰所傷必多乃知人口難防其開議論正所以省議論也

又豈謂臺省可以榮人乎不然也臺省猶鵠也
衆望之則爲標羣射之則爲的不言爲隱輕言
爲躁漫言之爲泛深言之爲刻共言之爲扶同
各言之爲執異邪正互形瑕瑜立見且與其以
空言賈怨孰若以實職課功要之隨分自效所
補良多乃知言責難稱而諸臣安於曹郎未必
甚愛乎臺省也但國家所以整齊衆庶者恃此
法紀曠廢一日徒壞

皇上之法紀耳於諸臣何與朝廷所以撐持宇宙者
恃此人材銷磨一人徒損

皇上之人材耳於諸臣又何與且破格薦引頌前人
之苦心補牘遵循望後人之加意又見

皇上之偶以時發若咎銓部之不以時請而不知銓
臣登明選公之心視諸臣爲更切也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從之耳至於廢棄諸賢棲衡飲泌談
道讀書正如鳳凰翔於千仞豈復戀此腐鼠矧
見時事日非無不自愛其丘壑而清朝瑞世必
不可無此羽儀投大遺艱必不能舍此盤錯總
憲大僚懸缺不少銓部所推擇皆名世碩望亟
宜點用又非特如新進需次諸臣有二年之淹

效一官之智而已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始終望

皇上自爲社稷蚤計而已

時事艱危賢材衡困疏

題爲時事艱危已甚賢材衡困滋深懇乞破格超

錄以圖弘濟事

臣

惟賢材國之楨榦曰楨榦者

皆有木之義故君之用材如用木然大者爲棟
小者爲臬長短者爲榑櫨其匠使之有等也君
之養材如養木然五年成拱十年成圍二三十
年成合抱其培植之有漸也今之時事何如哉

九列空虛三陲震動代庖者懷越俎之患致寇
者貽負乘之譏每一會推恒虞缺乏或此陪而
彼正或東那而西移是豈明盛之朝遽興殄瘁
之感蓋天下未嘗無材而

皇上自不用也卽用之而未嘗破格也

臣

請得而極

言之夫官必有序而新不可以間舊卑不可以
踰尊惟漸進而後無凌節人各有能而少年不
如老成新進不如久諳必歷試而後無敗謀此
古今不易之理也邇者統均亟引清流睟穆漸
開霽色南省薦賢之牘什用其六七東山著望

之彥百取其二三舉爾所知求人惟舊斯亦足以風示天下矣而

皇上留心章奏隨時覽發尋常升除什九報可則疏鬱爲通轉否爲泰又何難哉而臣思推廣德意弘濟時艱則破格之說不可不講也夫趙南星以甲戌舉鄒元標以丁丑舉顧憲成以庚辰舉官不過五品而其資皆三十年以上者也使先十年而循資用之今宜躋八座位上卿矣卽三臣而其餘如鍾羽正彭應參董基王德新姜士昌等可推也王德完以科臣謫馮從吾以臺臣

謫于玉立以部臣謫官不過七品而其資皆二十年以上者也使先十年而循資用之今宜當一面稱開府矣卽三臣而其餘如遠中立錢一本王士騏薛敷教高攀龍等可推也又况呂坤李銖汪應蛟史孟麟等原任卿寺初非罷閒何所遲回而不用乎又何可拘滯而不破格用乎國初草昧官無常制臣不暇枚舉試考

孝宗朝副使林俊引疾徑歸不曾起爲操江都御史乎僉事章懋守制家居不曾起爲國子監祭酒乎此皆以德望推者也

世宗朝御史王惇不以薊門急超陞僉都御史乎
穆宗朝副使張學顏不以遼左急連陞副都御史乎
此皆以材望推者也卽我

皇上初年臣父中行與趙用賢沈思孝鄒元標等

廷杖爲民遣戍俱蒙 賜環給事中余懋學御

史朱鴻謨孟一脉郭惟賢等俱爲民降謫一時

詔復原官者數十人又皆以建言起者也况今日

廢棄諸臣材德俱備磨鍊已久平時敢言之士

卽臨難仗節之臣投大遺艱豈異人任乎凡材

之生公之則有餘私之則不足培植之則有餘

摧折之則不足

皇上奈何以數十年作養之人材僅供一朝之摧折

而令諸臣各私之爲一丘一壑之用也臣不能

無惜也夫朝廷所賴以銓叙品隲補拾激揚者

莫重于吏部掌選吏垣掌科河南道掌道舊例

必推資望兼隆者主之今在事諸臣俱以賢勞

擬陞而繼此以進自乙未而上指不多屈也

皇上試思此等職掌重耶輕耶而一旦付之資新俸

淺少年不更事之人可耶不可耶項背不相望

首尾不相續耳目手足不相習而非特起老成

諳練者叙而用之則久淹者必至于湮而躡進者又嫌其驟也非所以詔官聯也夫

皇上之爵祿政事未有終愆而漫無寄者尚書缺則侍郎攝之侍郎卽尚書矣以侍郎行尚書之事何如以尚書爲尚書也而况其人皆應爲尚書者也知府缺則同知署之同知卽知府矣以同知行知府之事何如以知府爲知府也而况其人皆應爲知府者也久之而應爲尚書者盡必有品不及尚書而爲之者矣應爲知府者盡必有俸不及知府而爲之者矣以新聞舊以卑踰

尊無論體統不正而事權不旁落乎無論銓法不平而恩澤不偏枯乎均爲王臣均爲賢材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

皇上必欲奪彼與此非所以通人情也臣不能無惑也雖然臣又不能無慮也破格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惟非常人能行之而常人用之則濫觴也惟非常人能當之而常人處之則捷徑也此當事者之責也臣又不能無慨也邇年以來凡事之有利于臣下者不難違例變法以自便而其有利于國家者拘拘焉繩墨自

守日例不可違也法不可變也其何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收豪傑之用乎臣竊謂皇上之自爲計亦左也臣下而自便其私則恩歸于下

皇上而自破其格則恩歸于上

皇上又奈何不自操自縱使懷忠抱蓋之士感拔擢之恩而况大有利于國家之事乎至若財用之匱極矣非破格一整頓之則愈匱兵餉之糜極矣非破格一汰覈之則愈糜臣更有杞憂芻說而且未敢深言也惟

皇上加意幸察

邪正紛紜安危關係疏

題爲邪正紛紜未剖安危關係匪輕謹矢昌言仰祈

聖斷以息妖氛以回否運事臣聞內陽外陰天之常

也天反常則爲災內夏外夷地之常也地反常則爲亂內君子外小人人之常也人反常則爲妖邇年以來天鳴地震雹隕星流牛怪人痾山傾河涸層見迭出洞目駭心史已不勝書矣未有如近日之甚者臣接邸報聞正陽門樓忽遭

回祿諸臣屢上修省之疏臣以爲此猶不足異也又聞遼左虜酋輒肆跳梁諸臣屢上防禦之疏臣以爲此猶不足憂也所可異可憂者在人而不在天在中國而不在四夷也何也天之有陰陽地之有夷夏人之有邪正其界限甚嚴不容夾雜其品類甚晰不可混淆然而消長盛衰進退強弱之機相爲貞勝所關於國家安危之故其理一而已矣淮撫李三才忠貞天植慷慨自負筮仕郎署卽負直聲填撫十二年奉公憂國抗疏叩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若其計除稅

監奠安小民東南數百萬生靈實受其福

皇上有特鑒天下有公評固非一人一家可阿私而比附者也乃浮言一倡聚訟四起有叅者有辨者有若辨而若叅者情態沓出議論煩興

皇上悉置之不理豈

聖心有所厭乎抑有所疑乎若云可厭臣亦厭之若云可疑臣以爲不必疑也夫人之邪正各自有品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不知邪正之分亦自有實若熙明爲陽黯慘爲陰文物爲華侏儻爲夷三尺童子皆能辨之何以明

其然也蓋素所樹立也人固有意氣偶激侃侃
建言身名旣泰容容保祿者又或有乘時賈直
自負清流憑勢失依聊蓋末路者而三才非其
人也疏抃魏允貞極言柄臣子不宜夤緣科目
實當張四維申時行執政濫觴之時疏陳礦稅
流害極言廬陽逼近

祖陵繪圖罷礦實當陳增程守訓作威肆虐之時疏
陳朝政廢壞極言遼事必不可支實當奴兒哈
赤款關安枕之時疏陳治亂大關極言輔臣壅
蔽實當沈一貫傾害沈鯉之時疏陳三事大義

極言大僚宜補考選宜行廢棄宜用實當朱賡
禁錮諸賢之時疏陳國勢病由極言災變頻仍
閭閻窮蹙實當密勿忌諱章疏否隔之時至于
饒伸高桂趙南星顧憲成之斥逐也扼腕不平
盡言規切郭正域馮應京之流竄也咨嗟不忍
竭力護持義氣薄雲霄赤心對天日果爲要譽
乎三才之名已成矣果爲博官乎三才之位已
尊矣豈非所爲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毅然正
人之翹楚乎哉論節則爲砥柱中流之節論功
則爲保障長淮之功槩欲一筆勾抹而曰淮陽

無警功非特異且并其直言敢諫盡詆之爲假
爲橫爲借主上博風力也不知立言者之功較
三才何若而叅三才者又將博何風力乎噫亦
大可異矣夫叅三才者必曰貪爲三才辨者亦
曰未周檢押時有跖跖三才疎節濶目長駕遠
馭義重則交必廣祿厚則用自煩人非丘蚓豈
能食壤飲泉人非鹿豕豈能離羣絕類卽三才
自命亦云玩狎世故輕藐貨財不喜說清道貧
不喜弊衣羸馬揮霍運籌爲國家爲地方爲用
人定亂非爲一己營私也三才之品正正堂堂

三才之心洞洞朗朗何必諱亦何必矯而槩以
服用爲貪饕交游爲賄結不知立言者果能息
交絕游而食必伯夷所樹居非盜跖所築乎噫
亦大可異矣向來權奸用事阿媚成風言路若
波善類如掃辛丑散館諸臣如宋燾陳宗契王
基洪呂邦耀等力維清議屢建讜言能爲正必
不能爲邪乃因意見不合遂致品類漸淆始發
大難之端猶有未實之說其後愈爭愈憤不勝
不休戈矛橫生葛藤滋蔓盡失本來之初意波
及事外之端人夫辨三才者擬于興唐之汾陽

人且以爲不利叅三才者律以篡漢之新莽豈自忘其無禮乎噫亦大可異矣總之是非無一定邪正不兩立以非爲是必且以是爲非以正爲邪必且以邪爲正繇此枚卜兼用內外無一人如趙世卿矣王錫爵不知其陰狠但知其不當出矣李廷機不知其險僻但知其不當留矣論列錫爵廷機世卿罪狀者以爲傷國體失情實強加以不堪矣昭雪沈鯉郭正域沉寃者以爲引擬太煩點綴太過矣姜士昌以爲鼓動爰立矣段然汪懷德以爲黨附矣邵輔忠錢策劉

時俊以爲受誣矣陳大綬清正負時望以爲苛刻失士心矣三光失明矢口布彌天之瘴霧五色無主下筆起平地之風波汎濫過於洪水披猖甚于夷狄此臣之所爲大可憂者也夫國有令甲民有秉彜上言德政者誠匪靖共之誼不好懿德者必無是非之心稱三才者曰諂諛矣左袒諸奸希圖翻案將無墮詭譎之穽乎爲三才辨者曰賄結矣輦金數萬陰行反間莫須臾賄結之嫌乎若欲以黨字箝人則不與黨人君子且有深耻必欲以賊私聳聽則恐累

聖德清時誰啓厲階臣之所爲大可憂者又不獨在
邪正之混淆而已臣以子立孤踪遠羈絕塞殊
鮮澄清之効每懷尸素之羞行且弛擔將圖稅
駕又豈好滋多口不敢有懷二心故直陳邪正
安危關係喫緊如此蓋陰暄盡消立見兩間清
泰狂瀾旣障永堅一統藩籬臣故曰天變不爲
異虜氛不爲憂而所可異可憂者在此不在彼
也臣言雖戇臣心不欺惟

皇上垂察而亟斷之世道幸甚卽不然而邪局可翻
清議不泯雖坐臣以黨加臣以罪庶幾夙夜無

覩面目不愧先臣于九泉得從諸賢于泌水臣
生死有餘榮矣若持兩可之衡聊結一時之局
宋人調停足爲殷鑒非臣所敢知也

淮撫不貪清議自在疏

題爲淮撫不貪清議自在謹再陳邪正之辨以俟
聖裁事臣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品之混亂尤莫大
于國是之調停蓋正人之待邪人常寬每欲借
持平以銷競邪人之害正人最毒必欲操偏重
以文奸淮撫李三才之或叅或辨非一疏矣臣
平日素無忌諱平且尚有幾希而久不發一言

聖德清時誰啓厲階臣之所爲大可憂者又不獨在邪正之混淆而已臣以子立孤踪遠羈絕塞殊鮮澄清之効每懷尸素之羞行且弛擔將圖稅駕又豈好滋多口不敢有懷二心故直陳邪正安危關係喫緊如此蓋陰曠盡消立見兩間清泰狂瀾旣障永堅一統藩籬臣故曰天變不爲異虜氛不爲憂而所可異可憂者在此不在彼也臣言雖戇臣心不欺惟

皇上垂察而亟斷之世道幸甚卽不然而邪局可翻清議不泯雖坐臣以黨加臣以罪庶幾夙夜無

覩面目不愧先臣于九泉得從諸賢于泌水臣生死有餘榮矣若持兩可之衡聊結一時之局宋人調停足爲殷鑒非臣所敢知也

淮撫不貪清議自在疏

題爲淮撫不貪清議自在謹再陳邪正之辨以俟聖裁事臣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品之混亂尤莫大于國是之調停蓋正人之待邪人常寬每欲借持平以銷競邪人之害正人最毒必欲操偏重以文奸淮撫李三才之或叅或辨非一疏矣臣平日素無忌諱平且尚有幾希而久不發一言

者謂人所已言人所共言人所能言不必襲人
口吻也近見憂時之士欲息紛囂稍爲調解正
氣漸弱邪氛益張不得已畧爲剖晰又因徐兆
魁爲衙門前輩不忍斥名以存雅道而不虞兆
魁之不悟也夫使三才而果貪也雖有砥柱之
節保障之功不足稱也諸臣之辨之者皆闇也
皆媚也皆盜臣也而其實不然也臣敢一言以
蔽之曰不貪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以清議證
之也夫今之所號爲賢人君子者必曰東林其
所藉爲華袞袞斧鉞者亦必曰東林未聞有以林

居漫錄尊之爲聖書者也

臣

聞東林名賢如顧

憲成者近曾貽書揆宰幾數千言備述三才生
平稱服其不可及者有九又言三才四十年甲
科十二年督撫囊無一錢家僅中產諸子猶然
布衣享用不過一香一茗臣猶自愧交廣用煩
揮霍運籌之說尚未直截使臣而闇也媚也爲
盜臣左袒也則顧憲成亦闇耶媚耶左袒盜臣
耶恐兆魁可指臣爲邪可指曹于汴王基洪爲
邪必不敢指顧憲成爲邪也臣而得與顧憲成
曹于汴王基洪同爲邪臣願足矣兆魁之詈臣

愈甚而臣愈增重矣臣以萬曆疏鈔投兆魁上
下三十餘年欲其稍知法戒而不意兆魁于兩
年間章疏尚未悉也方從哲陶望齡臣實有疏
微刺之以斷浙相一脉何嘗推許何嘗改換然
卒未嘗肆血口以汙讖其素行如兆魁之誣人
也者段然劉時俊疏叅顧天峻李騰芳波及臣
等掃除詞林爲人指使臣實不甘曾有疏辨至
于顧李亦未嘗有一言獎借止避推戴之嫌不
蹈保舉之習原疏具在而乃以臣爲黨顧李耶
且今翻局情形各有原派或借之以爲用或乘

之以爲利人言籍籍士論頗明黨顧李者必不
保三才保三才者必不黨顧李又不待辨而昭
然若發矇矣臣與段然相爭如虎今日之論適
與然合正見臣之成心盡化良心不欺又不若
兆魁之執迷從邪而卒不悟也臣雖多口本自
忘情使兆魁而勇于受過不終爲奸邪王錫爵
等用命臣將以忘段然者忘兆魁矣兆魁稱臣
豪敢武勇臣不敢當又恐豪敢武勇必不善爲
趨媚而託言忠厚乃其深于趨媚者也孰正孰
邪必有能辨之者豈兆魁一人所能定耶臣見

科臣曹干汴給假臺臣王基洪告病皆有掛冠
東門之思臣亦束裝始終願同一轍國家安危
人品邪正任兆魁等好爲之橫言之臣無庸過
憂臣不敢復贅矣

抱病聞言平心剖理疏

題爲抱病聞言平心剖理以祈

聖鑒事臣以淮撫李三才攻辨不一議論愈紛據其
平日之直聲質以東林之清議爲之昭晰不識
忌諱臣之罪也然而爲三才辨者不止于臣一
人不足異也顧憲成三書發抄實由于臣爲之

傳布更觸忌諱臣之罪也然而以私書發抄者
亦不止于顧三書不足恨也或謂發抄非憲成
之意或謂失在將書發抄之人罪在臣何敢
自文昨接邸報見劉國縉一疏謂臣之救三才
意在顧天竣立論極新用心太刻臣雖病甚何
能無說臣與天竣四府同鄉原無瓜葛一時偶
識亦非久要顧黨之說起于叅方陶而不知碍
顧手者不獨方陶也叅壬辰以前詞林碍手者
亦不獨臣也何獨指臣爲黨耶言官論人亦是
常事若論一人必黨一人則諸臣所論者又將

黨誰耶人之唾罵天竣者謂其合王錫爵沈一貫爲翻案計耳臣固叅錫爵一貫者也黨天竣則必黨錫爵一貫將自定案而自翻之耶三才被論人謂構于天竣而臣以救三十者救天竣則三才將任受德耶任受怨耶救人諛人而反致人之怨豈人情耶臣叅方陶掃除天竣碍手之人既坐之爲黨臣救三才保全天竣下手之人又坐之爲黨然則將何如必一意掃除而後可耶臣之誤憲成惟是將書發抄耳其上書揆宰臣不知也豈憲成自誤耶抑亦臣誤之耶憲

成清修有道或未必誤豈上書不誤而發抄始誤耶既知其誤而又欲催其出以究忠猷何耶適見四川按臣朱萬春亦引鄉先達蔡悉之言爲証夫言必稱某先生禮也蔡亦清修有道之士得無又誤耶萬春得無標榜合肥又誤蔡耶總之羣邪合謀先詆僞學攻淮撫之意少傾東林之意多臣竊窺其微直扼其吭當頭一喝頂門一鍼固宜其恨臣入骨而謂臣之把持也彼亦知清流必不可溷清議必不可淆怒憲成而不敢明言排憲成而不敢盡言若挽若推欲吐

欲茹而後于臣之不肖懸斷深人坐爲某黨卽爲某黨永不許開口不許翻身稍一分疏又云反覆然則將何如必終身擁戴而後可耶古稱莫須有之獄以爲慘酷自今觀之不必莫須直坐之曰有而已矣清明之世創此腹誹唇譏之律寧不爲之寒心耶憲成之書實由信三才之深臣之疏實由信憲成之深識見不同自難強合是非邪正又不必嘵嘵多辯矣夫今日之人情若以發抄憲成書爲臣罪案不知憲成兄弟弟競爽並負時名慷慨上書悉關世道已丑允成

上輔臣許國書丁未憲成上輔臣王錫爵書累數千言人人膾炙未聞有譏之者臣以前書附刻疏鈔之未傳之天下後世亦未聞有罪之者何獨今日恨之深也此其故難言之矣乃臣又有一罪不合爲鄭振先懿親然而振先自有本末自有寬對與臣絕不相蒙九族可夷三黨何罪寧波之水豈能波及于臣直當付之一笑耳臣抱病乞休決意長往身將隱焉用文之且以爭辯日煩不欲再竇天聽昨見萬春疏云可以告朋友不可以告

上國集

卷八

君父非臣誼也輒敢修詞具疏以俟

聖明裁察抑又有人哂臣不宜依附東林者

臣誠東

林人也井蛙之見知有東林而已矣

國

